

白天 黑夜

杨仕芳◎著



我想起在乡间活着和死去的人，那么渺小，那么真实，

形象模糊，又触手可及。

我在他们眼里看到无数个自己。

我和他们不曾谋面，可我发现，他们是我存在和消失的理由。

这部书在这里开始，也在这里结束。

白天 黑夜



杨仕芳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天黑夜 / 杨仕芳著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5.8
ISBN 978-7-5407-7627-5

I. ①白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94948号

白天黑夜
BAITIAN HEIYE

作 者: 杨仕芳
责任编辑: 黄 圆
责任印制: 杨 东

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销售热线: 0773-2583322 0771-2506885

印制: 南宁市五环彩印有限公司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书号: ISBN 978-7-5407-7627-5
印张: 9 字数: 300千
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定价: 30.0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目 录

第一章 流水之下 /1

第二章 而黎明将至 /42

第三章 彼岸上的呼喊 /88

第四章 晚祷 /141

第五章 因何而来 /180

第六章 在黑夜抵达 /227

后记 每个故事都来自故乡 /278



第一章 流水之下

1

后来我常想，于我来说命运是与生俱来的。我幸存于世得益于另一个人的死亡。那个人是我素不相识的兄弟，还没来得及看一眼这个世界的阳光、稻田、电影，以及斗殴和抢劫，他就死了。每当想起他的死，我不禁相信命运早已在冥冥中注定。那个连名字都来不及取的人，早已化为青烟，随风消散，尘世间没留下他的任何印记，没人知晓他的存在。在孤寂的夜里，我偶尔会想起他。这种想念是否有意义？我说不清楚。我只知道他死于母亲胎腹之中，使我在选择以写作为生之后，不时陷入对生与死的思索，无意间触摸到那堵隔着罪责、宽恕和忏悔的墙。

1977年傍晚，我母亲走在木楼上，挺着大肚子，孩子即将出世。她在收拾着七零八落的碎布，是用作尿布的。夕阳从西山上斜射过来，映照在她脸上，使点点黑斑泛起异样光芒。母亲的眼睛被阳光刺中，一阵眩晕，停了停，抱着一堆碎布走向楼梯。母亲从阳光中走到阴暗处，视线一时适应不了，眼前呈现一片昏暗。母亲没有停歇下来，在这道楼梯上，她踩了二十余年，即使闭着眼睛，也知晓如何迈步。母



亲脸上微微含笑，平静地往前走，岂料脚下踩了空，身体晃两下，整个人滚下楼梯，手里的碎布四下飞散。母亲摔在楼梯底，脸皮注水似的鼓胀、发颤，频率极高，接着水被抽干了，只剩下一片皱纹。母亲双手撑着地面，咬着牙想站起来，却引发了剧烈的腹痛，脸皮都拧出好几个疙瘩。母亲动弹不了，躺在地上发抖、呻吟。

最先发现母亲的是黑狗。当时黑狗趴在屋前的石板路上，面前是一只蚱蜢，受了伤，翅膀扇不动了。黑狗用鼻子嗅了嗅，嘴巴张开着，却没咬下去。蚱蜢艰难地往前爬，本能地想逃命。黑狗哼哼着。此时楼上传来沉闷的撞击声，黑狗猛地蹿起来，眼里闪着绿光，耳朵直挺挺竖着，而后往楼上飞奔。黑狗看到墙角里的母亲，在屋里转了转，没见到别的家人，又跑回母亲身旁，拱了拱她，咬住她的衣襟，想把她拉起来。

“阿黑，这不行，你快去，快去叫孩子他爸。”

母亲说，牙齿打着战。黑狗望了望母亲，转身狂奔而去。黑狗在村头找到我父亲。父亲在讲故事。父亲喜欢讲他的行医故事。村里人喜欢听，没人追究父亲的故事是否真实，空闲时节相互吹嘘，也没什么不可，心情愉悦才是人们想要的。当时父亲立在树下，挥舞双手，口沫纷飞，如同飘洒一场小雨。父亲实在太忘情了，以至黑狗窜到他身后汪汪叫了几声，也引不起他的注意。黑狗急了，咬着父亲的裤角就往外拉。他低头看到黑狗，笑一下，抖了抖脚没把黑狗抖掉，反而引起一片哄笑。父亲觉得没面子，抓起一根枝条，黑狗见势不妙，弓着背忽地跑开，在不远处站立着，垂着脑袋，夹着尾巴望来。父亲紧了紧手里的枝条，继续讲他的故事。黑狗又溜到父亲脚旁。父亲举起枝条，黑狗没有避让，巴巴地望着他，眼里满是着急和不安。



“阿黑，到底怎么啦？”

父亲感觉不对劲，蹲下身拍着黑狗说。黑狗猛地摇着尾巴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脑袋拱了拱父亲的大腿，“哼哼”呼气，又咬了一下他的裤角，转身奔跑而去，边跑边回头望来。父亲明白了，心里也虚了，顾不上人们的惊诧，一路跟着跑回家。父亲赶到家里，看到母亲蜷缩在墙角里，裤脚和鞋子浸着血，木板也染成一片暗红。行医多年的父亲蒙了，连忙把母亲抱到床上。

“树根，树根，你死哪里去了？”

父亲在屋里叫唤，声音干燥而粗野，不像遇事沉稳的医生了。当时杨树根刚从山上砍柴回来，撂下肩上柴火后，坐在屋外的木头上歇息。一个挑水的女人出现在他的视线里，走路摇着腰身，水桶里如同养着几尾鲤鱼，不住把水泼出来，身后是一片湿润了。他感到心里跟着一片湿润。这感受使他惶恐，抬起头张望，四下空无一人，心头才渐渐平静。父亲的惊叫陡然响起。他吓得跳离木头，呆立在路边不知所措，直到父亲的惊呼再次响起，才恍悟过来，噤噤地跑上楼，连腰上的柴刀都来不及解。

“你死哪儿去了？没看到你阿妈吗？快去叫接生婆！”

父亲怒吼着。杨树根看了一眼母亲，转身跑下楼去，跑到屋外又折回来，问：“阿爸，你不就是医生吗？干吗还要去叫接生婆？”父亲叭地甩过来一巴掌，说：“快去叫李圭他妈！你听不懂人话吗？”

杨树根抚着脸，感到委屈，不明白父亲为何发火，还动手打人，在他的印象里，父亲性情温善，从未与人争持，更不用说动手打人了。此时父亲眼里闪着凶光，脸色阴冷，杨树根溜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，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转身呼喊而去。



接生婆跟在杨树根身后，顺着石板路匆匆赶来。她提一只粗布包，黑乎乎的，里边装着毛巾、酒精等接生用的物件。她赶到家里时，母亲已流了产，孩子也没了气息。

我那未曾谋面的兄弟就这样突然死去，使父亲和母亲陷入共同的悲痛。母亲因怀孕而积攒起来的大量奶水，不仅变得毫无用处，还给母亲带来难以忍受的胀痛。起初母亲用手挤出多余的奶水，却越挤越丰沛，干脆让父亲趴在乳房上吸吮。父亲每次吸吮母亲的乳房，总会怀念着死去的孩子。这种怀念使父亲越来越害怕走向母亲，每次都跌入充满悔恨和歉意的泥潭里，不能自拔。

那段日子，窗外蒙蒙亮，父亲就会翻身下床，远离母亲的床铺，挎上柴刀走出家门。父亲想以这种方式远离思念所带来的悲伤。

2

我和父亲的遇见，就在那样一个清晨里。那个清晨，父亲又挎上柴刀，带着黑狗走向山野。雾气笼罩村庄、田野和山梁，整个世界一片混沌。他们来到村外的小木桥旁，黑狗立住脚，双目圆瞪，竖起耳朵，对模糊不清的河面汪汪乱叫。父亲跟着望去，看到一只木盆在河面上若隐若现。父亲在黑狗的狂吠里，判断出木盆里装着什么活物。当木盆渐流渐远时，父亲扑通跳入河中，奋力游去，抓住木盆并拖到岸上。

当时我缩在木盆里，是那么瘦小，连地里的萝卜都比我肥胖，身上裹着破旧的棉布，双手和脚都不能动弹。我转动着眼睛，看到白茫茫的雾气，接着看到父亲的脸和雾气一样出现。父亲小心翼翼地解开包裹着我的棉布，晨风吹来，像一只清凉的手抚摸着。这种感觉使我



想尿尿，我就使劲地尿了出来，喷到来不及躲避的父亲脸上。这场景使黑狗兴奋异常，使劲摇着尾巴，还汪汪叫唤。

父亲擦拭掉脸上的尿水，没有生气，哈哈大笑说：“你小子有种。”父亲抬起头，雾气仍然四处弥漫。他干咳两声，声音很快消散在雾气里。他轻轻地摸一下我的脸。我对他咧着嘴笑，没笑出声。父亲被我的笑逗乐了，抹了一把脸，把我连同木盆一起抱回家。父亲把木盆搁在堂屋里，昏暗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，使我怀念屋外的光亮。我无法表达自己的念想，只好放声哇哇大哭。吴修花、杨树根、杨树枝和杨树叶在我的哭声中跑来。他们把木盆团团围住，屏住呼吸，打量着怪鱼一样打量着我。他们满脸惊讶，使我对屋外的光亮逐渐遗忘。我想到了一些雾气，咯咯笑了起来。

父亲受到了感染，也跟着笑起来，不无得意地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？这小子尿了我一脸。”

屋里的目光落在父亲的脸上，没有看到尿液留下的痕迹，不由得对父亲的话产生怀疑，进而对父亲抱回的婴儿产生怀疑。在乡间，时常发生一些偷鸡摸狗的故事。父亲心知肚明，非得向家人们解释清楚不可了。

“我真的是从河里把这孩子捞上来的，木盆里还有一封信和玉镯嘛。”

父亲拍着脑袋说。他从木盆里捡起一封信和半只玉镯。屋里的目光又落在了信和玉镯上。那封信，其实只是一张纸，对角都破了，还沾着泥巴。玉镯是破掉的，在阴暗的屋子里并不耀眼。家里人没看出什么名堂，脸上依然是怀疑的神情。

“黑狗可以做证。”父亲急了说，“阿黑，阿黑，你过来，告诉他



们这孩子是不是从河里捞上来的？”

黑狗对父亲点了点头，“汪汪”叫了两声，停一下，又“汪汪汪”叫了三声。黑狗的五声叫唤并没获得家人们的信任。父亲感到孤立无援了，在房子里转来转去，也没人理会他。

“那我还是把这个孩子送回河里去吧。”

父亲说着，伏下身抱起木盆，一脸无奈。母亲的手闪一下，我就落在她的怀里了。

“不管这个孩子从哪儿来，从今往后就是你们的弟弟了。”

母亲抱着我说。没人说话，狐疑地望着母亲。母亲没理会他们，抱着我走到墙角里，迅速撩起衣服，把肥大的奶头塞到我嘴里。我喝到了甘甜的乳汁。母亲多余的奶水就这样成就了我的生命。

从此，他们成了我的父亲、母亲、大哥、二哥和姐姐。

在童年里，我时常独自来到河边。河叫伤疤河。我长久地凝望着流水，以及水底的水草和鱼儿，觉得心间也存在着伤疤了，一股莫名的感伤直涌上来。我想：倘若那个清晨父亲没有走向山野，或许我们就不会遇见，我是否已经消失在河流里？这个关于生与死的命题，使我过早地看到命运的诡秘，不禁时不时陷入伤悲。

村里人并不认同我的伤悲。他们不相信我是一个弃婴，在无意间被我父亲救起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村里人认为我父亲在撒谎，他们认为我只不过是父亲的另一个私生子。多年之后，村庄里的许多往事随风消逝，物是人非，然而关于我父亲的风流韵事，仍然像野草一样呼呼疯长。



村里人说我父亲借助行医的方便，占过不少女病人的便宜，更有甚者说，有不少女病人跟我父亲睡过觉，还为我父亲生下许多孩子。

我曾为此问过父亲。那是夜晚，父亲又喝醉了。父亲一高兴就会喝醉，而最让父亲高兴的是接到锦旗，多数是康复的病人送来的，他们记着父亲的恩情。父亲每每接过锦旗，如获至宝，眼里闪着光芒。我参加工作后，理解了父亲当时的感受，被人尊敬的快乐与幸福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换取的。当年父亲把锦旗挂在墙上，墙壁上写满了“医术高明”“妙手回春”“医德高尚”等词语。那是父亲最好的赞颂。所以每当收到锦旗，父亲就有理由高兴和喝醉。母亲从不责怪父亲，还会杀掉一只鸡给父亲下酒。父亲就邀上他的三个儿子陪他喝酒。那种夜晚，高亢的猜拳声漫出我们家的窗口。路过的人们听到了，总是会意地笑。那天送锦旗来的是一个女人，很是耐看，父亲伸手接锦旗，多瞅了女人几眼。女人脸颊上泛起一片绯红。母亲看在眼里，不声不响地走开。我和黑狗挤在墙角里，把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对于有关父亲的传言有了怀疑。

“阿爸，人们说的那些，那些女病人的事，是不是真的呀？”

父亲已经喝得半醉，胡话满嘴了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退到几步远的地方才敢说出这句话，生怕父亲粗大的巴掌挥过来。父亲没有生气，笑了笑，说：“你这傻小子，这人世啊，真的就是假的，假的就是真的，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，明白吗？别人怎么说都不重要。”

父亲拍了拍胸膛，笑咪咪地望着我，满眼血红，举起酒杯，发现杯里空了，笑意慢慢收敛了，眼里留下一丝失望。我看到那丝失望，



却猜不出父亲为何失望，是杯里没了酒，还是父亲被刺痛了？父亲不再看我，目光望向窗外，满不在乎的模样，却使我看到了他心底的虚空。

我姐姐是一个私生女。

这件事全村人都知晓。那是一个刮着北风的清晨，母亲爬起床，散着头发走下楼，准备生火做饭，竟发现家门前躺着一个女人，黑狗紧挨着女人，似乎给女人取暖。女人衣衫破烂，蓬头垢面，奄奄一息，对呼啸的北风没有丝毫反应。母亲举目四望，空无一人，连一只猫狗都见不到。母亲已然知晓女人被遗弃，快要死了，遗弃她的人又寄希望于父亲的善心把她救活。母亲抽了抽嘴角，想叫唤父亲，却迸出一声尖叫。父亲惊醒了，胡乱披着衣服，蹬蹬地跑下楼。

“你还愣着站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把病人抬进屋里啊？”

父亲说。病人？哦，对，是病人！母亲醒悟了。他们把女人抬进屋里，让女人平躺在床上，盖上厚厚的被子。做完这些后，母亲静立一旁，望着父亲给女人把脉，翻看女人的嘴巴和眼珠。

“这个女人还有救，给她洗把脸吧，再给她换上干净的衣服。”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病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我的病人！”

母亲不再说话，知晓在父亲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是病人。这让母亲既爱又恨。作为医生，父亲救死扶伤不分贵贱，在十里八村赢了好名声。作为丈夫，父亲时常在忙碌里把母亲给遗忘了。

女人活了过来。三天后，女人的眼睛睁开了，那是一双毫无精神的眼。母亲说当时她的眼里什么都没有，像是一个活死人。父亲说她



的精神受过刺激，需要调养才能康复。女人说她叫吴蓉，却说不出家住哪里。她无疑是个身世不明的女人，是否真的叫吴蓉，至今没人知晓，也没人深究。在她能够下地行走，甚至干着粗活后，父亲也无法打发她离去。这个女人就在我家住下了。

事隔多年，母亲回忆起那段日子，心情已经平静，说父亲对那女人动了心。我父亲既不承认也不否认，或许在记忆里，诸多往事失去了最初的光泽和意义。父亲和母亲都已老去，能够坦然面对尘世了。母亲说女人长得周正，安安静静，惹人怜爱，每天帮着她做家务，也下地锄草种菜。不久后，女人改口叫母亲为姐姐。母亲渐渐地喜欢上她，把她当成家里人。女人长久地住在家里，村里人并不意外，知晓父亲和母亲同样善良。

后来母亲发现女人竟然怀孕了。父亲承认自己与女人的关系，说女人怀着他的孩子，还说他要和女人一起离开村庄，把挣下的房子和积蓄留给母亲。母亲蒙了，僵在那里动弹不得，嘴巴洞开着，半天也吐不出一句话。母亲发现世界突然坍塌，眼里积满泪水。母亲没有哭闹，默默地走回屋，哆哆嗦嗦地把她的衣物胡乱地塞进两只剥落油漆的木箱。多年前，外婆用两只木箱当嫁妆，把她嫁给还不是赤脚医生的父亲。现在母亲将把它们挑回外婆面前。母亲缓缓地抬起头，目光越过窗台，望见一片深邃的苍穹，感叹着世事无常。

“我养活不了孩子，还是我走吧。”

母亲说着，挑起箱子往门外走，在迈出门口的一刹那，强忍的泪水夺眶而出。父亲愣在屋里，望着母亲微佝的背影渐行渐远，心间有什么东西被扯着离去。母亲的身影隐没在拐角里了，父亲才猛然惊醒，呼喊而去。父亲追上母亲，一把夺过母亲肩上的担子，拉着母亲往回走。



路旁站立着许多人，狐疑地望着父亲和母亲，不知道这对年老的夫妻在做什么，却能肯定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。父亲和母亲都没说话。人们望着他们一前一后隐入家门，门板跟着紧闭了，直到夜晚也没有打开。人们探究不到什么，失望而去。我们家门再次打开，已是第三天早上，父亲、母亲和吴蓉走出门外，脸上和往常一样平静。村里人不再怀疑了。我们家恢复了以往的安宁。多年之后，我回想起那些日子，仍然猜不出他们如何面对那场关于情爱的困境。我能肯定的是，他们相互爱着，过去是，现在也是，只是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，被一种本性逼进了尘世的胡同。他们都受到了伤害。很多时候，我在想，伤害即是人生吧。

不久，吴蓉出嫁了。出嫁那天，母亲从箱子底摸出一只银手镯戴到吴蓉手上，说：“妹子，多年前我戴着它嫁过来，现在你戴着它出嫁吧，一定要好好过日子。”吴蓉的目光掉在地上，久久没有抬头，紧咬嘴唇，忍住泪水。她跟一个矮小的男人走了。我们家忙乱一阵之后，恢复往昔的情景，母亲忙里忙外，父亲背着药箱走村串巷。

多日之后的黄昏，父亲行医回来，把药箱搁在墙角里，整个人蹲下去，失魂落魄，闭着嘴没说一句话，巴巴地望着远山。母亲很快就洞悉父亲的心病是因为嫁出去的吴蓉。那时吴蓉生下一个女婴。这让吴蓉嫁的男人大失所望，对女婴就不好了。母亲背着父亲找到吴蓉和她的男人，说想抱走女婴。

“抱走可以，拿一万块来换吧。”

吴蓉嫁的男人说。母亲回到家，没跟父亲商量，自个儿翻箱倒柜，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翻出来，也凑不足一万块钱，便向村民借钱，不小心就走漏了风声，使村里人都知晓父亲的这趟事。几天后，母亲带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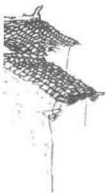
钱把不足三个月的女婴抱回家。从那以后，父亲在母亲面前言听计从，芝麻大的事都要问母亲，时常让村里人笑话。父亲也不觉得丢脸，只是笑了笑。母亲内心的宽广使他折服。

几个月后的傍晚，吴蓉默默地走向村庄，脸色沉郁，心事重重，路人见了她，都小心翼翼地与她打招呼，生怕吓了她一般。她没说话，一路对人们点着头，在天黑下来时走进我们家门。她把我姐姐紧紧地抱在怀里。我姐姐沉在梦中，梦见自己躺在一只竹篮里，竹篮来回飘荡，使她感到舒适，脸上现出微笑了。吴蓉吻了吻我姐姐的小脸。这一吻把她的泪水拉下来了。母亲见状，心头一酸，泪也跟着下来了。母亲不想让吴蓉看到，转身走进堂屋里，叮叮当当地弄饭菜。我姐姐醒过来，睁开眼，看到一个陌生人，不禁感到害怕，便哇哇哭了。我母亲连忙从堂屋里奔出来，看到我姐姐躺在竹篮里痛哭，而吴蓉已经不见了。母亲抱着姐姐追出门外，没有追上吴蓉，却见父亲从夜色里冒出来，说：“别追了，走远了。”

母亲愣在那里，似乎听懂了父亲的话，又似乎什么都听不明白。父亲不再说什么，从母亲怀里把姐姐抱过来，边哄着她边走进屋里。从那之后，吴蓉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据说她离开了那个男人，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我姐姐从此在父亲的诸多故事里成长。

4

饱受传言中伤的姐姐，在 1978 年春天，把我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。那个春天，母亲患上一场罕见的怪病。那天母亲在楼底扫地，我趴在母亲背上呼呼大睡。母亲没扫几下，身体突然颤抖，扎倒在地，痛得



说不出话。我在晃动中醒来，被母亲的后背挤压着，感到一阵窒息，难受了就放声大哭。父亲听到哭声跑下楼来，把我和母亲一起背到楼上。

父亲坐在床前，不苟言笑地给母亲把脉，开药方，让杨树根熬药给母亲服下。母亲喝了半个月的草药，病情没有好转，反而愈加严重了，整个人日渐消瘦，连奶水都挤不出来。母亲的怪病难倒了行医多年的父亲。父亲自知治不了母亲，翻出所有积蓄，还变卖家里值钱的东西，把母亲送到县城医院。

母亲失去奶水后，我被饥饿长久折磨着。我不会说话，饿了只会放声大哭。那段日子我的哭声充斥着每个角落，使家里人着急而不知所措，就连黑狗都蹲在墙角里闷头不语。父亲在我的哭声里心烦意乱。他知道我饿了，找来一些米粥，咀嚼稀烂后喂着我。我不愿吃米粥，每当父亲把米粥送到我嘴边，便立即大声哭泣，似乎米粥是要命的毒药。父亲改用米汤和糖水，我依然不愿张嘴，还把被强塞到嘴里的东西也吐出来。父亲没辙了，苦恼不已，实在不知拿什么让我充饥。

父亲想到哺乳期的女人，抱着我走出家门，在石板路上东张西望，看到一个女人蹲在墙角里喂奶。父亲心里一抖，抱着我走过去，没走几步却收住了脚，满脸沮丧地立在路旁。女人看到了父亲，也明白了父亲，微笑地叫父亲把我抱过去。父亲轻轻地拍了我一下，急急忙忙走过去。女人把我抱在怀里，在父亲眼底下，捞起衣服给我喂奶，把属于她孩子的奶水慷慨地喂给我。然而，我却不愿喝下她的奶水。我在她的奶水里闻到一股陌生气味，使我感到被不属于母亲的乳房所欺骗。我甩开了嘴巴，发出愤怒的哭声。父亲说：“那时你哪像六个月大啊，



人家六岁的孩子都没你的哭声响。”那天父亲抱着我落荒而逃。村里人看到了，不禁摇晃着脑袋，为父亲感到不易，也为我感到怜惜。

父亲想出一个办法，他端着空酒瓶走出门，每每忐忑不安地走向喂奶的女人。女人们看到父亲和他手里的瓶子，便知晓父亲的用意，都乐意帮父亲的忙。她们接过瓶子，在父亲面前撩起衣服，毫不担心乳房被父亲窥视。倒是父亲窘得退到墙角里，蹲下去，把脸别向远处，直到女人们叫喊着：

“树根他爸，行了啦，行了啦！”

父亲接过瓶子，点头道谢。父亲没有把瓶子塞到我嘴里，而是背着我，带上奶瓶，来到县城医院。母亲躺在病床上。父亲把我塞进母亲怀里，让母亲抓着奶瓶喂着我。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，闭上眼睛吸吮着奶水。父亲站在病床旁，如释重负地笑了。

第二天，奶瓶的冰冷使我产生警惕，发现吸吮的是奶瓶，而不是母亲的乳房，我便拒绝吸吮了。父亲又被打败了。他怎么哄骗都没用，我只用哭泣回敬他。父亲心烦了，把我塞到母亲怀里，满脸沮丧地走出医院，在街上毫无目的地走着。他望着街上往来的人们，忽然觉出生活的残酷与不公。他想问一问老天，为什么把那么多苦楚塞给他，以至他的胸襟快被撑破了。父亲抬头望向天空，灰蒙蒙一片，像极了他的内心。父亲涌起了想哭的冲动。父亲担心自己哭出来，加快了漫无目的的脚步。路过一家商店时，父亲看到柜台里摆放着奶粉，停下脚，盯着奶粉，盘算着口袋里的钱。售货员走过来，父亲像行劫时被发现的盗贼逃之夭夭，使售货员满脸的莫名其妙。

父亲气喘吁吁地跑回医院，看到母亲紧搂着我。我们安静地睡着。父亲退到病房外，忽然转身跑到商店里，价也不讲就买下一包奶粉。